

十日谈“回家的路”征文启事

近了,新春的步伐响亮;近了,离开一年的家乡。在路上,我们见证了变迁;在路上,我们迎来了小康。如果你有关于“春运”不可不说的故事,欢迎分享。来稿限1200字以内。投稿邮箱:shijl@xmwb.com.cn。截稿时间:2020年1月12日。

长乐邨里「日月楼」

沈琦华

丰子恺一生有两个重要的居住地。一个是他出生的地方,大运河畔桐乡石门湾的“缘缘堂”。另一个就是他在上海的住所“日月楼”,丰子恺在那里住了21年,直到去世。

“日月楼”位于陕西南路39弄“长乐邨”内93号。“长乐邨”由英商安利洋行设计,建成于1929年,早期叫凡尔登花园,1958年,因其北临长乐路,故改今名。“长乐邨”占地2公顷,建筑面积19148平方米,共有129个单元,总体沿陕西南路,坐北朝南行列式布局,共7排。除北边沿马路为2层店铺外,其余均为3层联排式花园里弄住宅。“长乐邨”内大多为法式建筑,但也有一部分上面是西班牙式平屋顶下面是英法混合式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日月楼”就是一种建筑的代表。“长乐邨”设计时就考虑到弄内行车的需要,同时屋前又设计有开放式庭院,所以房屋前后间距较大。屋前的庭院,大多栽种树木花卉,冷冷清清的景色中,走在“长乐邨”内,颇有“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唯美意境。据说丰子恺在1954年租下93号小楼,以“日月”命名,并顺手写下此句。第二年,定居在杭州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就用丰子恺的这句作为下联,配上一句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赠给丰子恺。



阅读街区

“日月楼”是3层建筑,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也写下过自己人生的“三层楼”之辨析。丰子恺说人生好比爬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才是灵魂生活。一般的懒得爬楼的人,就住在一层楼,享受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也就满足了;脚力好的,会爬到二层楼去玩玩,琴棋书画,赏心悦目;再不满足,就要登上三层楼探求人生之究竟了。丰子恺认为他的老师弘一法师便是这样一层一层爬上三层楼的,而他本人“脚力”小,只能停留在二层楼上面,斤斤于一字一笔的小技,向三层楼望望。

丰子恺和弘一法师最温情的作品当属《护生画集》,以初集为起点,开启了这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诗画合作。弘一法师曾留有文字,希望《护生画集》“为通俗之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悯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弘一法师写诗,丰子恺作画,一诗一画两相对照。1929年,《护生画初集》出版,丰子恺以此画集恭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安康如意。1940年,《护生画续集》印行。丰子恺设想,“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作第六集,共百幅。”可惜天不遂人愿,弘一法师63岁圆寂。之后,丰子恺独力肩起使命,既作画,又写诗,1950年出版了《护生画三集》。

丰子恺此时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写道:“十年后当再作第四集八十幅。但深恐人生无常,世事多磨,今后随时选材,预先作画。”《护生画四集》于1960年出版。之后,丰子恺更加心急,1965年,提前5年《护生画五集》出版。据弘一法师当年设想,《护生画六集》应在1980年出版。1973年,丰子恺决意不顾一切吮毫挥笔,务必完成六集护生画。他说,“为报师恩,我践前约,也就顾不得许多了。”1975年,丰子恺因病去世,之前他竟奇迹般地暗中完成了百幅护生画。1979年,一至六集《护生画集》出版,此时,距离丰子恺去世已整整4年。

“长乐邨”,碧云天,黄叶地,小径依旧,一副半真半幻的境界。冬阳吝啬,天很快就暗了下来,慢慢走出“长乐邨”,转到陕西南路与新乐路的交叉处,正赶上红灯,等候红绿灯转换,一时无所事事,眼睛却不不知为何湿润了。

最大邮轮是“公主号邮轮”,今年五月参加上海吴淞口“上海国际邮轮节”码头,邮轮内休闲娱乐设施丰富齐全,乘坐感受极佳。人生的旅程,并非风平浪静,激流、暗礁、靠岸、停泊,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然而,我们在大潮之中,击楫中流破浪前行。从而立之年到知命之年,从成家立业到儿孙满堂,我们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背靠巨轮、争作贡献。我曾读到一段很好的感言:“四十岁的男人肩上很沉重。你就是正午的太阳,一头挑着日出,一头挑着日落;一头挑着老人,一头挑着孩子,背上还背着爱人,邮轮有多么遥远,多么艰难,你都不能说累,也不能跌倒。老人是天,孩子是地,你就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在职业征途中,我们这代人经历了短暂的颠簸与动荡。尽管风吹浪打、坎坎坷坷,但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滚滚向前。如今,四十二年职业生涯圆满地画上了句号,人生又将跨入一个新时代,美丽的新港湾,令人心驰神往。

可以即时添加其他颜色。问题是架上绘画,手始终是悬空握笔和着色的。过去用中国毛笔画,现在用扁平的西式画笔画,也大不习惯。

好在我一向比较沉着淡定,况且接待兼指导的店主虽然很忙,还是叫得应的。因为是风景画,需要画一条天空与大地交

我的一次行为艺术

王纪人

接的地平线,这是唯一可以用铅笔画上一笔的,之后全部用画笔直接画。天空是远景,所以先用粗的笔蘸了白色涂满天空,然后在部分白色上着深蓝和浅蓝,中间还得留白。这就是孔子说的绘事后素,即绘事后于素,先有素白的底子然后有绘画的本文,另有引申义。天空画好就画地面,地面深浅不一,有紫色和褐色,右边的树从部分则是黑色的。画时便先涂淡的,再涂深的,而涂黑色部分显然过浓过厚了,只得请店长来稀释。顺便得知他从某省美院毕业后在动漫公司工作了三年,现在才从事半画半商的行业。

因为是秋景,树叶大部都是涂黄的,在蓝天下呈明黄。但道路右边的树叶则是黄、绿各半,显示了生命力的顽强。树就如人一样,也是各个不同的。当白、蓝、黄、绿、褐、紫、黑在画面上错落有致时,虽然尚未成形,旁观者中已有人在说我是有绘画基础的。其实我是新娘子上轿头一回,所以不响。当我把左边近景的两棵和右边中景的几株树用蘸黑色的笔画上



时,开始像一幅秋景的样子了。但因为涂了色的画纸还有点湿,不能把手腕靠上去借力,悬空着画粗细不一的树干和树枝,总有点歪歪扭扭。店主见状赶紧把他自己备用的几支画笔拿出来,果然好些。然后就是画飘在地上和灌木丛中的落叶。在明黄中加了点红色,如点彩似的落笔。因为我说过自己画风可能有点野兽派,店长走过看到我几笔用了重彩,便说是像野兽派。我这幅临摹已不同于原作,有点印象与野兽的混合。另外,觉得自己的习作不够立体,有点二次元的平面化。便请教第一天来打工的雕塑系学生,她就慷慨挥毫,几笔下来就有了明暗对比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然后问差不多了吧?我赶紧说点铁成金啦!

迎元旦

王少普

世纪风云期远聚。雪里青梅,喜报春来煦。浩愿蓝图新世予,长帆巨帆催波举。战退艰难千百拒。似火红旗,笑舞东风与。忆旧年情怀似炬,迎元旦志豪如旭。

我对船情有独钟。围绕着船,欣赏过许多名人的书画作品;阅读过一些文人骚客的美文佳作;专程到江河湖海实地观赏过好多种形状各异的大船小帆,划过小船、坐过快艇、驾过小帆、上过军舰、乘过游轮。当站在大江、小河、湖泊、海洋旁眺望观赏,最美丽的景色莫

过于在水面上大小不同、漂流穿梭的轮船。

我的故乡在宁波,大名鼎鼎的一代船王包玉刚也来自这里。童年我曾乘坐“宁波轮船”,在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和姐去

船

黄培传

了一次故乡,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乘坐“五等舱”。那时,五等舱船票价为3.60元,外加三毛钱的“草席费”,一共才四元不到。一般三等舱楼层最高,每个房间分上下铺有十二张床位,四等舱每个房间有十六个床位,大家习惯将四等舱称之为“鸽子笼”。乘坐五等舱是比较艰苦的,拿着领到的席子,找个栖身之处就可以了,如果在船舱里,人多混杂、拥挤闷热,加上船舱里隆隆作响的发动机声;如果在甲板上,过道之地、人员走动,半夜里也会被海风吹刮得冷飕飕、抖豁豁的;冷不丁,蟑螂爬来,蚊子叮咬,飞蛾扑面、蚂蚁成群,完全不比现在。不过,晚上瞌睡一觉,天亮即到宁波。

那天傍晚,我和姐来到了十六铺码头,踏上甲板,进入船舱,休息睡醒,一路颠簸,第二天清晨就抵达宁波三江口。清晨的三江口码头热闹非凡,百舟靠泊,人声鼎沸,吆喝声、叫卖声和三轮车喇叭声汇成了一曲美妙动听的交响乐,一派繁荣景象。

我玩过最多的船是和平公园小木船,划船成了我童年颇为奢侈的娱乐活动之一;我乘坐过最多的快艇是“上海至南通”的高速客轮,因为工作,整整奔波了近两年;我看到过的

富春江田居

(油画)

李靖坤



从猿到人,从古到今,人类始终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实物之间,看得见摸得着的交往,互联网光芒驾到,我们渐渐地与看不见交往,比如支付宝与微信支付:钱不见了,店铺不见了,营业员也不见了,一个指纹,心想事成,东西就来了。过去我们诅咒资本主义:钱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东西不是人!好比上海女人贬称男人:“迭(这)只男人”,只,限于东西,不能称人,人是一位一位请进来,马桶是一只一只拎出去。互联网时代再次证明:钱是只赤佬,是个东西,但不是个东西,因为看不见摸不着了,赤佬在上海话里指鬼,看不见的才是鬼,晚上连影子都没有。

钱是什么呢?工业时代,新疆人告诉我们:“钱嘛,纸嘛、花嘛;酒嘛、水嘛、喝嘛”,有形有味。互联网时代,钱属于密码,是golden touch(金手指的指纹),是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吧。互联网时代的最大失败者,首先是小偷,不仅失败,而且失业。小偷可以偷走你的卡,但偷不了你的指纹。有无小偷,可以评判该地区的先进与落后。其次是工业时代没死,活到了互联网时代,连傻瓜都不如,我买了智能手机,仅限于打电话,傻瓜买手机,却玩出智能的所有功能。过去做学

生,最大恐惧:“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活到今天,最大的刺激:“比你傻还比你聪明”。特征:都比我年轻,他们启蒙于互联网时代,就像鸭子,哪怕男性,生于水中,天生会游泳。

在今天,不会网上支付那你就寸步难行。

我家离地铁站大约3公里,之间空白区域没有公交车,出行方式,要么自驾,在地铁站,没车位是大概率,到南京路,有车

真是急煞老百姓

李大伟

位是小概率。最合适的方式:共享单车,你有足够的钱买下所有的共享单车,如果你不会网上支付,解不开锁,虽然你拥有所有车的所有权,却不具有一辆车的使用权,好比太监娶老婆。终于我学会了网上支付,拥有了使用权,但小黄车公司倒闭了,多像个倒霉的穷老汉,想吃糖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牙!

那次从地铁站回家,只见到出租车远远地亮着灯,朝你开过来,从你身边一闪而过,满街都是滴滴打车,扬招的时代过去了,你熟悉的时代过去了,因为我不会使用滴滴打车。转身找小黄车,小黄车倒闭了,偏偏付了押金的只有小黄车,互联网时代,你必

须多头押宝,总有一个还没有开始骗你。下载其他共享单车APP,偏偏不会下载!只能步行回家,蒙蒙细雨,砥砺前行《雨中行》,一路走一路唱:“叭叭叭计程车,他们的生意特别的好”,接着停唱独白:“你有钱坐不到”。互联网时代,真的“你有钱坐不到”!

互联网时代,有钱未必有一切,不会网上支付,这个世界与你无缘。买书吧,到书城,一至五楼,上下求索,大海捞针,如果网上支付,输入关键词,瞬间呈现,过两天送到你家。如果是京东,可能《朝花夕拾》。如果是淘宝,慢些,可能《苦恋》,但便宜,可能是盗版,唯一可以自慰的,纸张比有些正版的草纸好且厚。丘吉尔访美归来,牢骚难言:“报纸太厚,手指太薄”,引用这句话:一箭双雕,囊括双方。

上世纪80年代,有首诗很牛逼,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字数最少,《生活》:网。到了互联网时代,处处是网!“他人就是地狱”,在此借尸还魂,萨特为你赋能,活出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意味。

十日谈

付款趣事

责编:杨晓晖

在电子支付普遍的当下,仍有带少量现金的习惯,有备无患。